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5.4.19
星期六 乙巳年三月廿二
今日4版 第8766期

A·P·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市場星報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阅读周刊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贾平凹：写文章，重在唤起人的情怀

一个地方对一个人有着神秘而微妙的关系。比如《消息》中记录的，就是贾平凹采风时走过多个地方收录的各种讯息。陕西南部、北部及黄河沿线、秦岭腹地……从2023年到2024年，贾平凹沿着黄河与秦岭采风，“去了一个地方，这地方与你投缘了，看山水草木的生长形态，生命变化，你就惊讶，这时你就会发现你是诗人，因为惊讶就是诗”。贾平凹把他的“惊讶”收录在《消息》里，在作品后记中，他说：“你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，发现了别人没发现的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写成文章，目的是带更多人也进入异境，唤起我们的情怀。”



记者：《消息》书名起得好，既是大地的气息、万物的消息，更是人间的消息，且与12年前的《天气》互为补充。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书名吗？

贾平凹：当整理这些年的采风笔记，忽一日，动笔的欲望在心中发动。二十多个月后就有了这本《消息》，书名是写到五万字后，看到了“百草奋兴”“群生消息”的话，就有了书名。写作了五十年，到了现在，写作对于我已不是写作，是修行，是农夫和种的一料一料的庄稼。以前写过《天气》，说“天气就是天意”，这本《消息》更多地写着大地，写“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”。《消息》里没有迷恋于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而醉心于一个气息的弥漫，如荷锄而立在田间，看雾起霜降，听土壤呼吸，领悟四季之变化，有怎样的气质变化。

记者：开篇《晋陕大峡谷》发表后被《新华文摘》等多家报刊转载，并被拍成文学纪录片，使作品更为丰富并立体化，同时具备了文学和文献的意义，传播也更为深远。从黄河禹门到仓颉故里，从渭河平原到商洛群山，《消息》以“水经流图”般把历史、民俗与当代生存状态交织起来，堪称鲜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您在写作时有地理概念吗？

贾平凹：如果说纯粹的写作人，与世无争，挑着鸡蛋筐子过集市，不是要撞人而是怕人撞，那我应该是。我不善于交际，不爱到热闹处，多少有些社恐，但喜欢独自或二三朋友去采风。出去了，没有个目标，见山钻山，遇河过河，人任了脚步，步随了风吧。

记者：《消息》让我们看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和困顿，让我们体会他们的隐忍和善良，以及憧憬和希望。书里有善恶，有因果，如《发现邪恶》里的唐超生，就像一条钻在苹果里的虫；《好死》里的阮小手却一生淳朴厚道。描写只是凝练的笔触，行文似乎是实访照录，更多的是对现实、人文、历史、风物的志异与警世。整体写法承续中国古代笔记小说“志人”“志怪”的传统——这一风格与什么有关？

贾平凹：《消息》中涉猎的事情广泛，甚至杂芜，不论所写的是如何的日常琐碎，是“散点透视”，还是“春秋笔法”微言探幽，而我记着这样一段话：“波澜为世之常，小鱼逐浪而善泳，跃然歌咏。然，谁知百尺之下心？谁知水之深？”知了水之深，就知道了水皮波澜该是如何形状、色彩和声音。写这些东西，兴趣已经不在了那种刻意的要歌赞或批判，倾心于观摩人性的隐秘，传达经世的体验，去追寻属于文学的“终极意义和魅力”。

记者：书里有传统文化的来处，如《唐公房碑》《华山土地神庙》，也有古今之对话与碰撞，如《注水》，却落足到“大流之所以为大流，它能泯众”，充满了思辨与哲理意味。您近些年的写作，越来越效法自然，同时注重哲学？

贾平凹：只能是心向往之吧。写什么是作者看到了什么。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，那是观念和心性所致。怎么去写，都是自己的审美趣味。

记者：但是也有未展开叙述的，如《窗野人》。在短与长、简与丰上，您是怎么考虑的？

贾平凹：我以前说过，巨大的真诚和巨大的情感是写作最起码的要求，在此基础上，识肯定要大于才，至于该长该短，该简该丰，视内容而定吧。刻印都讲究“密不插针，疏能跑马”，关键是能写出幽微处，这一点，李煜、李清照的那些词最能给予启发。

记者：出自《中华成语词典》的成语“雁过拔毛”几乎无人不知，但是通过小说人物李全有的“还原”，让我们读出了另一番意味。类似“词典”应该也是您常读常思考的读物吧，要读多少遍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？

贾平凹：我是很长时间里翻各种词典的，我一直有梦想。如果自己的文章，所写的故事，能变成一个成语或词语，那是多么好啊。比如“夸父追日”，比如“木鸡养到”，比如“阿Q”。可我做不到。

记者：在不断地琢磨中，您发现了什么？

贾平凹：我喜欢还原一些成语。还原的过程非常有意思，它能改变你的思维，丰富你的想象，激活细节，获得事物的鲜活。有时会琢磨一些词的元初含义，领悟中国文字的奇妙。

记者：很喜欢《莲山》，粗略一算，其中竟有23种野兽，14种野菜，16种树及灌木，18种昆虫飞鸟……花草虫鱼、山林坝梁，视野所及，无奇不有，还惊现小学课本里的“猴子捞月”，读来有如《桃花源记》，美不胜收。小说里研究站的八个人，虽各有各家难念的经，却“口无是非，胸无芥蒂”。我们读来如此酣畅的美文，写的时候是否也同样淋漓尽致？您现在写文章还需要修改吗？

贾平凹：写作中常有涩滞和顺畅。涩滞时，一两千字得写两三天的，稿件是写了撕，撕了写，再写了撕。顺畅，就忘了时间了，忘我了，经常是写作中去上卫生间，卫生间有大镜子，一抬头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原本整齐的头发已乱如蓬草，就知道自己这个时候是写顺了，写顺了头上是冒气的。动物发情期是最厉害的，女子做了母亲是最勇敢的，写作忘我时，是能量在大发挥吧，也可以说是有了毒，毒气最大。

记者：《消息》是“走”出来的作品，其中有当代人的生存展示，有保护历史、敬畏自然的生活态度。《安罗镇》《烧锅寨》等篇也涉及了文旅产业发展对地方上的影响。能谈谈您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思考吗？

贾平凹：我出身于乡下，少年时吃过大苦，受过大委屈，后来上学、进城，但一直和乡下没有割断过。当了作家，游走于社会底层，游走于山水，采风的过程也是观察社会、研究社会的过程，也是自己生命体验、领悟的过程，许多感慨、叹喟必然就体现在作品中。

记者：多年来，您一直关注贫困、不平等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多种社会问题，您的写作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？

贾平凹：我在《消息》后记中写到，在采风中不是看到了什么就写什么，而是写那些你爱的，触动了你心灵的东西。

记者：所谓“知识分子”题材在《消息》中也颇多见，写画家、写作家、艺术家……还有地方干部，从《段丽》看到了一点儿《带灯》的影子。尤其在《诉苦》一节里对“作家”的诠释，是深刻的自嘲和反讽，“第五门”很像是作家自述。您似乎总愿意把“我”放进小说？

贾平凹：写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写自己。把“自己”写进去，免得对号入座。

记者：后记里提到，您反复外出采风，去故乡商州，去陕南、陕北走了十个县、三十个村寨。“能到之处，万象繁华，天姿雄瞻，一任放飞纵欲了，感触纷至沓来。”您愿意进一步阐释您所说的“读懂”八大山人，“读懂”苏东坡吗？

贾平凹：如果要说苏东坡，是人生的旷达和行文的自在。如果要说八大山人，震动我的是他说：既在金木水火土之内，又在金木水火土之外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距第三届中国（安徽）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
开幕还有 7 天

编辑 江亚萍 版式 阮进 校对 刘洁